

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·加缪卷

# Le Premier Homme

[法]加缪——著  
李玉民——译

第一八



漓江出版社

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·加缪卷



# 第一人

[法]加缪——著  
李玉民——译

# Le Premier Homme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一人/[法]加缪著;李玉民译.

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18.4(2018.8重印)

[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·加缪卷]

ISBN 978-7-5407-8232-0

I. ①第… II. ①加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2509号

DI-YI REN

第一人

[法]加缪 著

李玉民 译

责任编辑:张 谦

助理编辑:孙精精

辛丽芳

书籍设计:石绍康

责任印制:杨 东

出版人: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j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电话: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[河北省三河市洵阳镇甲屯小学东 邮政编码:065299]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9.5 字数:205千字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2次印刷

定价: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## 作家·作品

这个时期的他正处于某种创造力勃发、神采高扬的状态：他的重要小说《第一人》写作得甚为顺利，基本上已经完成，可能是献给母亲的题词已经写好，而这部作品是被他自己称为“我成熟的小说”……“我是穷人”，“我过去是，现在仍是无产者”，这是加缪社会生活状况最主要的一个基点。整个家族几代人都这样处在赤贫的境况之中，赤贫也就意味着“什么也没有”，意味着加缪一生下来就是在没有书本、没有文化、没有历史的空白之中。他从零开始，这就是加缪对自己的理解，也就是说，他把自己视为本家族从原始状态中走出来、走向文明的“第一人”，由此，他给他最后一部小说，亦即本人的精神自传取了《第一人》这样一个标题。

——柳鸣九《论加缪的思想与创作》

这本书囊括了黑脚法国人从第一代殖民者到二战之间的全部经历。它包含了一个贫穷但天资聪颖的黑脚法国人甜蜜的童年记忆，以及工人阶级——也就是社会党人殖民者——用双手创造自己的国家的法属阿尔及利亚神话。

——[美] 罗纳德·阿隆森

《加缪和萨特——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》

《第一个人》(本书译作《第一人》)作为加缪的遗作，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来说，都可以说是对其以往作品的一种延续与超越，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。福克纳式的叙述顺序，兼有朴素与绚丽之美的语言，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，贫穷坎坷的人生经历，无限痛苦的历史发展，向我们展示了加缪

的多面性：热情真诚，自我审视，进取不息……读过《第一个人》这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兼备的佳作，再回头去评价他以前的创作，必然会有许多新的感受、新的发现。

——周小珊《走进加缪——读〈第一个人〉》

这部构思了二十多年的遗作的确有着崭新之处，一种整体上的崭新的风格：久远的先辈历史及其传奇色彩，长达百年的时间跨度，下层移民群体在阿尔及利亚生存的特殊环境和共同遭遇，赋予了《第一人》的叙事以一种历史感与沧桑感。移民群体在阿尔及利亚垦荒的艰辛蕴含着勇敢和英雄精神，他们的后代作为普通劳动者也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纯洁感和崇高感，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《第一人》的史诗性质。

——黄晞耘《重读加缪·一个族群的史诗》

## 译序

### 加缪的自我解码

李玉民

在一张标明 1951 年 3 月至 1953 年 12 月的纸上，加缪列出他心爱的词：

世界、痛苦、大地、母亲、人类、沙漠、荣誉、苦难、夏日、大海。

这十大心爱的词，正是加缪创作生涯第三阶段最重要的著作自传体小说《第一人》的主题词。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念，是 1952 年萌生的，他“尚未开始”的是一部什么著作，十大主题词已经圈定了。他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，寻找默默无闻而又被遗忘的族群，同时也寻找自我。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：

他（雅克）猛然冲向窗口，望见老师最后一次向他招手，从此就让他独自闯荡了。孩子考取了（中学奖学金），非但没有喜悦，反而感到揪心的一阵巨大痛苦，就好像他预先知道了，这一成功刚刚把他拉出无辜而热情的穷人世界，贫困取代了家庭和友爱的世界，从此这个世界闭合了，在社会中宛若一座岛屿，自己被抛进一个陌生的世界……

加缪在陌生的世界，单枪匹马，独自打拼，他必须独自学习，独自成长，增加才能和力量，独自找到他的道德和生活的真谛，终于诞生为一个男子汉，尝到了功成名就的滋味，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最

大的代价，就是同生他养他的世界渐行渐远了。

四十岁那年，他应远在阿尔及尔的母亲的一再要求，第一次去圣—布里厄城圣米歇尔阵亡军人墓地，拜谒了父亲的坟墓，这也是他从世事纷争中清醒的一个契机。书中写道：

他曾力图逃脱湮没的命运，逃脱那种无知顽固的穷困生活……他跑遍了世界，曾感化、塑造、激发过人，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。然而，他现在内心深处知道了圣—布里厄及其象征，对他从来就不是毫无意义的，他想到他不久前离开的破旧、长了绿苔的坟墓（埋葬法国移殖民的墓地），怀着一种奇特的喜悦，接受了这样的意念，死亡将他带回到他真正的祖国，并以其无限的遗忘，也覆盖了这个异乎寻常而又平凡的人的记忆。他孤立无援，在穷困中自强不息，成长创业，登上幸福之岸，以便随后在初晨的阳光下，没有记忆也没有信仰，独自进入那些人的世界，进入他的时代，以及他那可怕而又激情的历史。

不待死亡，心就怀着“奇特的喜悦”，飞向“真正的祖国”，也不待“初晨的阳光”，就全景式地跨进“可怕而又激情的历史”，这就意味，不待叶落归根，就先行回归本真了。他这种创作意向，通过书信和谈话，已向多位友人透露，他雄心勃勃，要写出像《战争与和平》那样的作品，描绘当代社会的史诗性小说。他写信告诉友人塞莱斯：“我仍然没有开始工作，可是，多亏了真理的启示，我感到身上有一种沉默的力量……不过还得等待。”《第一人》的写作一拖就是六年，他在给女友密的信中写道：

我从未面对过如此厚重艰难的题材。今天下午，我忽然觉

得，我的小说人物都获得了某种厚重的特征。自二十年前开始艰苦的追寻和写作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产生接近艺术真理的感觉。一道绚丽的闪电撞入我的心扉，可又是那么短暂！闪电过后，一切复归黑暗，我又陷入盲目和持续的自我怀疑之中。

1959年夏末，加缪在跟让·德·梅松瑟勒的谈话中透露：“我仅仅写出了三分之一的作品。《第一人》这本书，才是我真正的起点。”

何等看重这部著作：“真正的起点”，“接近艺术真理的感觉”，题材厚重，小说人物也厚重，在谈论此前的作品时，加缪还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类沉甸甸的词语。书分三部，第一部已写出初稿，尚未来得及修改加工，而第二部仅仅开了个头，另外有些散页，是他的笔记和提纲。他打算过了1960年元旦，去巴黎一周，然后返回乡居卢马兰，潜心写作八个月，完成《第一人》的全稿。一切都安排妥当。

他在《第一人》的笔记中写道：

助我顶住厄运的东西，也许能帮我接受过分走红的命运——其实，支撑我的，首先是伟大的思想，艺术在我的头脑中所形成的极其伟大的思想。

并不是对我来说，艺术高于一切，而是因为艺术离不开任何人。

艺术关乎所有人。加缪这位“荒诞人”的传记作家曾对朋友们说过，没有什么比孩子的死更可耻，也没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荒诞的了。不幸这竟成讖语。1960年1月2日动身去巴黎，加缪已经买了火车票，由于米歇尔·伽利玛的坚持，改乘他开的小轿车，坐到副驾驶座上，次日13时55分，轿车失控，加缪荒诞地死于这场车祸中。



加缪随身小箱子装的《第一人》手稿，就永远停止在144页了。“天意从来高难问”，如果假以所需的时日，加缪就能如愿完成，世间就会多一部作者特别期许的作品了。不过，为加缪送行的这部残稿，总算幸免于难。数年后整理出来面世，也同样“令人震撼”。

既为初稿，就绝无艺术加工的痕迹，给人的是一种异样的震撼，不是阅读欣赏，而是直接经历，感同身受的体验，实实在在看到了加缪的真性情。无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，对加缪的特点和毛病，都不如他的小学老师热尔曼（书中为贝尔纳尔）看得那么透彻。这位恩师在信中写道：

那些力图参透你这个性的人，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。你总是本能地表现出一种廉耻心，不肯显露你的天性、你的感情。你为人朴实、率直，因而容易掩饰真性情。还有你的善良！

“不肯显露天性”，“掩饰真性情”，这正是加缪所说的“那些晦暗的部分”。别人不是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上对他进行评论，而往往是在误解中大肆诟病。他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，在革命的历史上坚持的观点，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一意孤行。加缪身上许多异乎寻常的、讳莫如深的地方，都有其大致可解的根源。细心的读家可以在《第一人》中找到答案。

《第一人》初稿残卷出版，作者潦草疾书，尽情讲述他的成长过程，毫无顾忌地展现他的天性，有些词难以辨识，只好空白，因而毫无艺术手法的防护，这就在一部鸿篇巨制未竟而缺憾的同时，却向世人提供了破解加缪之谜的一部“密码本”。

《第一人》小说的故事情节，是以现实和历史交错的手法展开的。

开头一章没有标题，回到 1913 年冬季的一天暮晚，移民的后代，年轻的科尔梅里夫妇正在迁徙的路上，他们离开阿尔及尔，迁往远地的圣·阿波特尔垦区。暮色沉沉，厚重的大块乌云奔驰了数千公里，飞到类似岛屿的北非大陆上空，势头尽失。这片岛屿南端凝固的沙海波涛流动的速度，同这片大地上的帝国和种族的进程一样缓慢。这种乱云飞渡相对静止不动的北非大地的景象，恰恰象征两种文明的冲突。而小说主人公雅克，正是诞生在这天夜晚，生在两种文明激烈冲突的地方和时代。

紧接着一章，标题为“圣-布里厄”，第一句话便是“四十年后”，时间一下子拉到现实。风雨的冬夜出生的雅克，算来已经四十岁了。他从巴黎乘火车前往芒什省圣-布里厄镇，第一次为三十九年前阵亡的父亲扫墓。“此人没戴帽子，头发理成平头，长瓜脸，五官清秀，个头儿相当高，蓝色的眼睛透出率直，尽管年届四十，穿着风衣的体态仍显修长……敞着怀，那副神态既悠然自得，又刚毅有力。”可谓作者的自画像。

中年雅克一亮相，头一个举动，就是微笑着注视一位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。那女子拎箱子下车，走到他站立的车窗下，停步换手时发现他，也不由得微笑起来。雅克放下车窗正欲搭话，火车重又启动。“真可惜。”他说了一句。可见他迷恋女色。随后他回到三等车厢，表明他并不富裕。行驶到圣-布里厄小站停车时，他从行李架上毫不费力地取下旅行箱，“快步走出车厢，一跃而跳下列车的三级台阶”，这一系列动作表现了他的活力。到站台上，他先掏手帕，“仔仔细细地擦手”，擦掉抓过铜扶手沾上的炭黑，显示他生活上整洁而讲究。他走进订好的小旅馆，不用“长了一张土豆脸的女服务员”拎箱子，到了客房，还照样给了那服务员一笔可观的小费，这充分表露他爱美嫌丑，出手却大方。他放下箱子，不锁房门便出去办事，足见他的胸

襟和疏于防范。他在大堂遇见那名服务员，便问她墓地在哪儿，得到过分详尽的介绍，他还是客气地听完，显出他对任何人都不会失礼的教养。

通过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细节，主人公的生活状况、爱好情趣、身心面貌、人格修养都跃然纸上了。1953年作者的形象，尽管受到重大挫折，表面看来，还是一个悠然自得的成功人士。由守墓人带到他父亲的墓碑近前，他也只是心不在焉地瞧了瞧，还举目注意到，“淡淡的天空，许多小块灰白云彩缓缓飘过”，不失他往常超脱的神态。无意中，他偶然读到石碑上他父亲的出生日期，下意识地算了一下：二十九岁。

猛然间，一个念头直击得他浑身震颤。他四十岁，而曾经是他父亲，埋葬在这石板下的这个男人，比他还要年轻。

一股温情和怜悯，一下子涌上他的心头，这并不是儿子怀念逝去的父亲的那种冲动，而是一个男人面对被无辜杀害的孩子所感到的那种震惊与同情。这其中有什么东西不合乎自然秩序，老实说，就没有秩序可言，儿子比父亲年长，这当中只有混乱和疯狂……而且岁月也不再井然有序，顺随这条流向尽头的长河了。岁月完全化为破裂声、激浪和漩涡，雅克·科尔梅里此刻就在这种激浪漩涡中，同惶恐和怜悯拼搏。

他还从其他石碑上的日期了解到，这片土地下面埋葬的全是孩子，曾经是他这花白头发之人的父辈。而他本自以为在生活，独自成才，凭着自身的能量和魄力，直面人生，以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其实这四十年，他所遵循的只是这种“人世死亡法则”。“他回顾自己的生活，疯狂，勇敢，怯懦，固执，始终趋向他一无所知的这一目的”。

不错，他也曾如饥似渴，通过书本和世人，要了解人生的秘密，总是舍近求远，忽略了在时间和血缘上近在身边的人和事。现在他终于明白，这关联着死在战场上的这个男人，这个年纪轻轻的父亲，他要探个究竟，为时还不太晚，力求了解这个给了他生命的人到底是谁。

加缪在创作上，以全新的姿态寻根，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。1848年法国革命后，为解决参加了革命的巴黎民众失业的问题，当局就往阿尔及利亚派遣了第一批移殖民，随后又一批一批增加，将北非变成法国的殖民地。然而，当地的阿拉伯民众对殖民者始终抱有敌意，不时发生暴力事件，及至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成立，更展开了有组织的武装斗争，尤其二战之后到五十年代，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，成为法国当局面对的与越南并列的两大棘手问题。而加缪是在当地出生的移殖民后裔，俗称“黑脚”，虽为法国公民，却与阿尔及利亚各界人士结成友谊，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他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，主张双方和谈，将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。可是当时局势非常严重，已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加缪的主张根本行不通，他两边劝和，被人指责为态度暧昧，弄得他左右为难。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，他受到各方诟病的立场，在《第一人》中就能找出深层的原因。

加缪笔下的人物，无不是平凡的人。然而，《第一人》与加缪的其他小说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差异：其他作品称为“纪事一小说”，以事件为导向写人，人物从属于事件；反之，《第一人》称为传记性小说，则以人物为导向叙事，事件从属于人。这是纪事和立传的差异，《第一人》真正为个体立传了。

《第一人》的主人公是雅克·科尔梅里，叙事者又是成年的雅克，第二部的标题为《儿子或第一人》，正是指雅克，那么能否说，这部书可以视为《雅克自传》，抑或《加缪自传》呢？事情也不尽然，且看作者怎么说：

而他（雅克），想要摆脱这无名的国度，摆脱无名的人群和一个无名的家庭，但是他身上还有一个人，固执地不断求索，渴望弄清这种默默无闻与无名无姓。他也属于这个部落，此刻正盲目地行走在夜色中……在岁月之夜中行走在遗忘的土地上，这里每个都是第一人……

讲得很明白，这个“无名的国度”，“无名的人群”中，每个都是第一人，因此，书名《第一人》并非确指，而是泛指雅克所属的“部落”的所有人，也就是迁徙到北非的移殖民及其后代（不要混同殖民者，这一点很重要）。作者回顾一百多年来，成批成批的移殖民到北非，在极艰苦的环境中，开垦耕耘土地，在那里扎根，生儿育女，随后便消逝了，他们的子子孙孙也无不如此。他们曾在那片土地上生存过，没有过去，没有伦理，也没有教导，没有宗教。来自不同国家的几代人，乐得如此生存，自生自灭，没有留下痕迹就消失了。

然而，在非洲的大地上，神庙已然拆毁了，仅仅剩下这份难以承受的温馨重重压在心头。是的，如同他们逝去！如同他们还要逝去！悄然离开，抛却世间万物，如同他父亲，死于一场不可思议的悲剧中，远离他出生的故乡，过了完全不能自主的一生，从孤儿院开始，中间经过不可避免的婚姻，直到受伤死在医院，围绕着他，由不得他构建的一生，直到战争夺走他的命，埋葬了他，从此永远成为他家人和儿子的陌路人，他也皈依了无边的遗忘。遗忘便是他这类男人的最终家园，是始于无根的一种生命的归宿……

无根的生命、短命的城池，已经同文明的冲突、人类的历史链接起来了。浓缩的历史，血腥的画面，惊心动魄的象征，既有动态，又有静态，给人以极大的冲击和极强烈的印象。人类历史的描绘，还从未见过如此高度的概括，真实得可怖。作者接着讲述：

现在，夜色从地面冉冉升起，开始淹没一切，逝去者和活着的人，在亘古永在的奇妙天空下。不，恐怕他永远也难了解他父亲，父亲继续长眠在那里，面容永远消失在灰烬中。这个人身上有其神秘性，这种神秘他很想洞悉。可是到末了，也只有这层穷困的秘密。是穷困造就了无名无姓也没有身世的人，又把他们打回默默无闻的芸芸死者，他们创建了世界，自身却分解，永世消失了。

创造这种历史的人，一切都湮没无闻，融入无边的沉寂中，仿佛笼罩着一种难解的神秘性。作者最终还是确认，这种无名无姓和没有身世的成因，正是世世代代的穷困。于是，作者就决意以雅克的家庭为中心，以他个人成长的过程为主线，在血统的层面上，勇气的层面上，劳动的层面上，教育的层面上，在既残忍而又令人同情的本能的层面上，全景式地展示这种艰苦卓绝的穷困生活，这种穷困生活的苦与乐，从而也可以看出作者如何回味重重压在心头的那份难以承受的温馨，看出雅克如何修成那种天性和那种品格。因此，在《第一人》创作之初，加缪曾对友人说“要写一本纯粹的‘教育’小说”，“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家庭的书”。

雅克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移殖民家庭，父系法国阿尔萨斯人，母系西班牙马翁人，已有几代移居阿尔及利亚。除了穷苦，又是单亲家庭，这是雅克的双重不幸。他生活在母亲和外婆中间，在天性和特质

方面，受这两代女人的影响最大。

在雅克的心目中，母亲就是一尊美神：“五官端正，面相温和，波浪式的黑发……鼻子纤巧而挺直，栗色的眼睛美丽而热情……如同某些纯正无邪的人一贯的神态……眼神惊人地和善，时而又掺进一抹转瞬即逝的无名恐惧。”雅克崇拜母亲的美貌，明显表现出恋母的情结，书中多处有具体的描写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认为，母亲是“这世上最美好事物的化身”。血统上的继承，生活中耳濡目染，除了勤劳、善良、诚实、正直这些品质，作者身上还有某种让人参不透的东西，一种超然而神秘的特质，都是他母亲赋予的。

终其一生，母亲总保持同一副样子，战战兢兢而又顺从，对人总是敬而远之，即使姨表亲相聚，也单独坐在角落。两个孩子，她从未责罚过，眼看着她母亲用牛筋鞭子抽打雅克，丝毫没有劝阻，而三十年后，还保持那同一种目光。作者不无骄傲地写道：“她这一辈子，温柔，礼貌，随和，甚至顺从被动，然而，从来没有被征服过，无论任何事还是任何人。”她这种绵柔的坚韧，超然于岁月和人世沧桑之上，似乎什么也未能减损。这种神秘的特质，自然而然浸透雅克少小的身心，成为他未来在社会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航行的压舱石。

母子三人寄居在外婆家，外婆与这个守寡的女儿性情截然相反。她也早年守寡，独自撑起这个劳苦之家，将九个孩子拉扯大，而且有两个落了残疾的孩子，雅克的母亲和小舅，就一直留在她身边。她穿一身黑色长裙，腰板挺直，一无所知而又固执己见，好似一位女先知，从来就不认命。她专横得出奇，掌管家里收入微薄的钱，也掌控着雅克的童年生活，亲自给他买大得多的衣服和鞋子，她那么严厉和吝啬，给雅克留下极深的印象。她不了解世情，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吃惊，而且对事物，总有一种更为准确的判断，她常对雅克说：“你迟早会上断头台的。”看雅克小时候这么不安分，就预判长大了会闹腾到

什么程度。

总之，挺直腰板做人，坚强，执着，在逆境中保持高傲的神态，明知不可为也要极力为之，这就是外婆传给雅克的人格力量。在一些重要的观点和主张上，例如阿尔及利亚问题如何解决，加缪明知不可为，也一直坚持正义的立场，不惜引起敌对阵营中的友人的责难，这种精神是有根基的，甚至能追溯到他的父亲。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：

1905年，雅克的父亲，亨利·科尔梅里二十岁，为法国现役军人，同摩洛哥人打过仗。同在一个团的战友见证，说他少言寡语，吃苦耐劳，容易相处，也公正无私。有一天夜晚换岗，发现两名哨兵遇害，惨不忍睹，非人道行为，他火冒三丈，大声吼道：“叫个男子汉，就不能这么干。”同伴说，有些法国人也干得出来。“那么他们也一样，都算不上男人。”猛然间，他又嚷道：“下流的种族！……”除了细节，雅克从母亲的沉默中也能大致猜度出父亲的人品，他写道：

一个吃苦耐劳、心中苦涩的男人，辛劳一生，服从命令杀过人，接受了所有避不开的事情，可就是内心有那么一处，绝不准玷污。总归，一个穷人。因为，贫穷不能选择，却可以保留。

人穷虽不能选择，但要保留正义之气，绝不准玷污，这便是雅克从这次特别反应中悟出的道理。所幸有个人存在，雅克从未真正感到缺失一位他并不认识的父亲，此人便是他读高小时的恩师。作者深情写道：

他就在无意识当中，起初是孩提时期，继而整整一生，把干预他童年生活的那种既深思熟虑，又具有决定意义之举，看作唯一父爱的举动了。……他念高小的老师，在那段特定时间，以其



全部的人格力量，责无旁贷，要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，他也确实做到了。

这种人格力量，已经超越了为人师表的意义。热尔曼这种教师的课堂，主要培养孩童身上比成人更至关重要的渴求，即渴求发现。他确认孩子们有能力发现世界，让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身的存在，感到他们受到极大的尊重。他从不强调自己的思想，只是阐明观点。他本是反教权者，在课堂上却未讲过半句反对宗教的话，也没有反对过任何可能是一种选择，或者一种信念的态度。反之，他总是激烈地谴责不容置辩的行为：盗窃、诬告、口是心非、卑鄙下流。总之，他用心培养孩子诚实正直的立身之本。

直到1957年，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，热尔曼在信中还称他为孩子，写下这样终身坚守的话：

我在整个的教学生涯中，自信总是尊重孩子身上最神圣的东西：寻求自己真理的权利……尽了我一切可能，避免表露自己的观点，从而不压制你们年少的理解力。

“大自然是一部大书，上面详细地记录你们全部过分的行为。”我承认这样明智的忠告，多次在我要忘却的时候拉住了我。这么说，自然这本大书留给你的那一页，你要尽量保持洁白吧。

加缪一生爱戴，或者崇敬的人屈指可数，终身尊为师长的还有让·格勒尼埃（书中化名为维克托·马朗），是他念高中二年级时的哲学老师。让·格勒尼埃一生从事教育，教授的哲学课生动有趣，对学生富有启发作用，吸引加缪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。他这个伯乐式教授，第一次走进加缪的教室，就发现这个极有前途的学生。二人从师